

另一种妇女生活

作为老字号店铺的简家酱园已经不复存在，昔日的后院作坊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居家院落，长满了低矮的杂草和沿墙攀援的藤蔓，晾衣绳上挂着一些浅色的女人的衣裳，唯一让人想起往事的是五六只赭红色的古老的酱缸，它们或者摞在一起，或者孤单而残破地倚在墙角，缸里盛着陈年的污水和枯枝败叶。两扇被钉死的木门将院子和店堂严格地隔离，也将简氏姐妹清静枯寂的生活和嘈杂尘世划了一道界线。店堂里仍然卖着酱油，是用黄鱼车从酿造厂拖来的统货，按照成色分甲乙两等价格出售，除此之外还有菜油、食盐、米醋、白酒和各种酱菜，店堂里终日洋溢着酱制品的酸甜而醇厚的气味。3个女店员卖酱油都卖了一段很长的历史，她们的头发、手指和皮肤上也沾满了酱油的气味，她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正午以及午后时分这里经常是空寂而索然的。3个女店员头顶上的楼板便吱吱嘎嘎地响起来，那是简氏姐妹在楼上走动和打扫发出的声音。它们往往是轻轻的小心翼翼的，即使这样，女店员也能从中判断简氏姐妹离群索居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尤其是顾雅仙，她能准确地分辨楼上的姐妹在马桶里解手的声音，甚至听得见针线从绣花棚架上坠落在地板上的声音。但是女店员们很少看见简氏姐妹。简氏姐妹进出走一扇旁门，那扇门异常地低而狭小，恰恰是为纤细小巧的主人特意设计的，男人进门必须低头弯腰，但是从来没有哪个男人走进那扇门里去。整条香椿树街的居民都知道简少贞和简少芬从未婚嫁，多少年来姐妹俩一直离群索居在酱园的楼上。只有卖酒酿的人经常看见她们，他知道她们喜欢酒酿，每次在酱园前敲打竹梆时，他会看见姐姐或者妹妹的苍白模糊的脸在楼窗上一闪而过，然后是一只同样苍白模糊的手，从窗内放下绳子和吊篮，吊篮里放着一角钱和一只蓝花细瓷的小碗。天气时阴时晴，又是南方的梅雨季节了，从街角垃圾堆孳生的苍蝇一路追逐着空气中酱制品和咸鱼的气味，嗡嗡地飞入酱园来。趁午后店堂清闲了，3个女店员拿起了苍蝇拍到处追打讨厌的苍蝇，经常有被拍死的苍蝇掉进酱油缸里，她们就用手把它们从里面捞出来。这些行为是不符合墙上张贴的食品卫生条例的，但是眼不见为净，买酱油的人从来不计较酱油是否含有细菌。3个女店员中栗美仙是资历最老的，她从17岁来酱园后一直就守着这片曲尺形的白木柜台，她看着店门上方的恒福酱园的牌匾雨打风蚀，最后颓然断裂，差点砸到酱园前摆摊修鞋的老皮匠头上。有时候栗美仙以一种饱经风霜的语调向顾雅仙和杭素玉发牢骚，说现在的酱油和乳黄瓜在从前都是上不了恒福酱园的柜台的，顾和杭都不屑于接栗的话茬，并且觉得这种牢骚发得莫名其妙。顾说管那些干什么，又不是你一个人在吃酱油，好坏大家一个样就没什么可埋怨的，杭则刻薄地说，你嫌它不好就别吃，还省得天天把个酱油瓶带出带进的。杭素玉的话锋直指栗美仙顺手牵羊的陋习，栗美仙难堪地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就用苍蝇拍在柜台上猛拍一记，对着虚拟的苍蝇说，你跑店里来拉屎吗？你以为你很干净吗？她们之间的关系是微妙而多变的，3个女人互相不睦，但爆发嘴仗的往往是在栗和杭之间，一旦发生口角栗和杭都习惯于争取顾的支持。顾雅仙通常是袒护杭素玉的，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因为顾雅仙不想真正地得罪栗美仙，栗美仙的嘴惹人憎厌，手却巧得令人羡慕，她的针线活在香椿树街的妇女群中是数一数二的，顾雅仙有时候要托她给儿女缝衣裳做棉鞋。酱园也有个店主任，叫孙汉周。孙汉周主要是街西糖果店的主任，兼职领导酱园的3个女人。每逢星期日他就到酱园来站柜台。孙汉周是个不太严肃的男人，喜欢和顾雅仙动手动脚地打闹，前来买油盐的居民在夏天曾经看见一个滑稽的场面，顾雅仙追着孙汉周要扒他的短裤，而孙汉周在黄酒酒坛和酱油缸之间绕来绕去，他的短裤不时地被顾雅仙扒下一部分，露出一块雪白的皮肉，然后又在尖叫和哄笑中掩上了。他们的游戏不愠不恼，而栗美仙和杭素玉在一边观望，脸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这种事情自然会在香椿树街上张扬出去，有妇女在街上拉住匆匆路过的栗美仙，向她刺探顾雅仙与孙汉周的关系，栗美仙微笑着站住，她的神情是洞察一切的。会咬人的狗不叫，栗美仙说，说完意味深长地一笑，好事的妇女干脆把栗美仙拉到自己的家里，她也不推辞，拎着只人造革的蓝包坐下来，一边嗑葵花籽一边娓娓道来。其实顾雅仙跟孙汉周倒是清白的。栗美仙说到这儿就把话头打住，边上的人急于知道下文，但她把那

只人造革包的两根裕手打了个结，站起来又要走了。她说，还要回家做晚饭呢，不在这儿嚼舌头了。

那么孙汉周到底跟谁呢？妇女们追着栗美仙到门口问。你们自己猜吧，酱园里有3个女的，你们猜是谁？栗美仙边走边说。总不是我吧？我都老得像根酱瓜了。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有关杭素玉和孙汉周的风流韵事就这样在香椿树街不胫而走。几天后杭素玉的丈夫老宋操着把菜刀闯进酱园，直冲孙汉周而去。杭素玉和顾雅仙两个人合力抱住了暴怒的老宋，孙汉周脸色煞白，摊着两只沾满酱汁的手说，这是怎么啦？好端端的怎么要砍我？老宋从柜台上抓起几块玫瑰乳腐朝孙汉周脸上掷去。我砍不死你就要去告你，告你利用职权玩弄女人，老宋放开嗓门怒声大喊，看你还敢不敢碰我的女人。孙汉周苦笑着抹掉脸上的污渍，他看了眼杭素玉说，杭素玉，你当着大家的面说，我什么时候碰过你？我什么时候玩弄过你？杭素玉的眼睛里一半是泪水，一半是怒火，她夺过丈夫手里的菜刀，在柜台里烦躁地走了一圈，最后她站在栗美仙身边不动了。杭素玉朝栗美仙耳边嘀咕了一句脏话，猛地就将手里的菜刀砍定在白木柜台上。杭素玉厉声说，大家都听着，谁要再敢造我的谣，我就用这把刀把她的舌头割下来，割下来塞她的×缝。

这类事情搞大了也就收场了，并没有彻底澄清的必要。说到底香椿树街也非恪守礼仪之地。后来顾雅仙在谈论此事时采取了一种豁达宽容的态度，她对栗美仙悄悄地说，他们其实也就是掐掐摸那一套，你别大惊小怪的，比起肉联加工厂的那些骚货，我们酱园真该竖块贞节牌坊了。孙汉周后来离开香椿树街，在城北的一家煤店当店主任，那里的人都知道孙汉周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调动工作的。他自己也不忌讳这个话题，口口声声说，跟女人在一起有苦说不出，被杀了头都不知道脑袋是什么时候落地的。并发誓说他的煤店再也不要女工了。奇怪的是后来孙汉周的煤店里也是清一色的女工，而且又闹出了类似的风波。这当然是另外的故事了。酱园的柜台里仍然站着3个女店员，在店主任空缺的情况下由顾雅仙负责。有一天顾雅仙给顾客打完一卮酱油，突然想到什么，噗哧一声笑了起来。旁边的杭素玉问她笑什么，顾雅仙说，我想起了孙汉周那个倒霉蛋，他是酱园的第几个店主任了？杭素玉白了她一眼，没有说话。而栗美仙很认真地扳着手指算了算，最后说，从公私合营到现在，有十六七个了。我记得很清楚。顾雅仙收敛起笑容，若有所思地说，也奇怪，男人到我们这里都呆不长。她说着扫视着两个女同事，又抬头看了看顶上的铺着报纸的楼板，楼上有简家姐妹轻缓的脚步声。顾雅仙说，大概这酱园的阴气太盛，是男人就不该来酱园吧？透过窗外的霏霏雨线，可以俯视香椿树街的雨中风景。简少芬看见有一辆嫁妆车披红挂绿地经过泥泞的街道，两边有人打着伞遮蔽雨点。简少芬站了起来，她想看看那个在雨天出嫁的新娘，但新娘乘坐的车子也许已经过去了，她只看见一群孩子淋得湿漉漉的，追着那辆嫁妆车疯跑。你在看什么？简少贞说。

结婚。有一辆嫁妆车过去了，6条被子，好像都是真丝和软缎。简少芬听见街东的方向有鞭炮声稀稀落落地响起，她说，好像是学校隔壁那家，那家有5个儿子。这种阴雨天，结了婚也要倒霉的。简少贞的手在绣花棚架上拍了拍，语气很厌烦地说，把窗子关上吧。简少芬应声关上了窗子，这样房间里的光线一下子就变得黯淡了，淅沥的雨声也被隔绝在外面。她重新坐到绣花架旁，分理着绞成一团的彩色丝线。她看见姐姐苍白的有点浮肿的脸上残存着一丝愠色。

开灯吧。简少贞又说，逢上阴雨天我就看不清丝线的颜色，听见下雨声我的心里特别烦。

简少芬就拉了拉身边的灯绳。楼上的这间大房间被昏黄的灯光映照着，显现出一种古典的繁琐的轮廓。笨重的红木家具环绕四壁排列，镜台上的座钟嘀嗒嘀嗒地响着，北墙上挂着已故的简老板夫妻的发黄的遗照，照片下面就是那张庞大的红木雕花大床，灯光乍亮时简少芬看见一只老鼠从床底下窜出来，最后消失在墙角不见了。

这样幽暗沉闷的生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简少芬这一年46岁，她记得姐姐比自己大8岁，那么姐姐已经是54岁了。有时候她静静地注视姐姐佝偻的瘦小的背影，心里就有一种对垂暮之年的惶恐。简少芬在发现自己提前绝经时，坐在马桶上哭了整整一个黄昏。这是一个衰老和灭亡的信号，预示她作为女人的某种权力已经丧失。她觉得自己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她无法抑制从心里喷发出来的哀愁。泪眼朦胧中她看见姐姐站在布帘旁边，无言而关切地注视着她。后来简少贞以一种淡档的语气说，你怕什么？还有我呢。你怕什么？还有我呢。简少芬记得幼年时姐姐经常这样劝慰她。她记得从前总是被姐姐搂着睡觉，尤其是在父母双双亡故后，姐妹俩总是相依相偎度过每一个漆黑阴沉的夜晚。这种亲昵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简少芬16岁那年，有一天夜里简少芬梦见一块巨石压在她胸前，使她喘不过气来。等她大汗淋漓地醒来，发现巨石原来就是姐姐的手，那只手正沉重而无知无觉地按在她双乳之间。简少芬搬开了姐姐的手，她的初隆不久的乳房有胀疼的感觉，这使她又惊又羞，从此她不愿意再和姐姐睡一个被窝了。她记得她搬了床棉被睡到小床上去，但是黑暗的空间和恶梦加深了恐惧的感觉，她当时16岁，却无法离开姐姐单独睡眠。几天后她又回到了那张红木雕花大床上，她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她睡大床的内侧，让姐姐睡在外侧，每人盖自己的被子，姐姐没有反对，她只是略含幽怨地望着妹妹说，随你怎么睡。简少芬知道姐姐对她是宠爱有加的，特别是在从前。于是姐妹俩分而不离的睡眠习惯就这样延续至今。

简少芬记得从前经常有一些亲戚和邻居来敲门，他们大凡是来提亲的。起初是给姐姐提，姐姐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有关自己的。简少贞说，我不嫁人，我嫁了人让少芬怎么办？少芬离不开我。他们又提出几个愿意入赘的人选，简少贞还是摇头，她说，我们家不要外人进门。等到客人离去后，简少芬看见姐姐在厨房间摔摔打打的，脸色很难看。你别以为这些人是好心，他们都盯着爹娘留下的财产呢。简少贞冷笑着对妹妹说，我这辈子就没打算嫁男人。我这清清白白的身子为什么要去送给那些臭男人？及至后来，简少芬长成了一个小巧玲珑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每次去刺绣厂送加工的绣品时，香椿树街上有几个男人的目光灼热地追逐她的背影，她走路时习惯低着头，习惯沿着路边房檐下走，但她还是感觉到了那种目光。她有点惶惑，有点惊喜，更多的则是犹如芒刺在背的不适应。简少芬背着装满绣品的包袱走在香椿树街上，脸忽红忽白，当她走过石码头空地时，她的眼神是一只惊慌的小鹿，阳光一无遮拦地直泻在简少芬身上，人们注意到她的皮肤在阳光下泛出雪白的光泽，就像又薄又脆的蜡纸。酱园简家的小女儿因此给人留下了美丽而又脆弱的印象。后来上门提亲的几乎都是为简少芬而来的，他们耐心地劝说简少贞让妹妹出嫁，而简少芬就躲在房里，她用手指塞住耳朵，塞了一会儿又松开，她想听听外面的谈话，却又害怕听见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你到底想不想嫁？简少贞曾经这样逼问过妹妹，她的表情是严肃而深思熟虑的，你要是想嫁我也不拦你，我会给你置办一份像样的嫁妆。不。简少芬摇着头说，我害怕，我不嫁。主要是没有合适的，没有合适的还不如不嫁。简少贞凝视着妹妹的脸，深深地叹了口气，她说，他们就是容不下我们简家，非要把我们姐妹拆散了罢休。你别看他们脸上热心，把那些男人吹得天花乱坠，其实都在骗人，我才不相信他们的嘴，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也不相信，我只相信姐姐。简少芬说。简少芬处处依附姐姐，这在姐妹俩多年的幽居生活里成为一种坚固的定势，而她们有别于常人的生活方式也渐渐消解了岁月和香椿树街上的流言蜚语，一直到红颜消逝，不再有人频繁地踏响酱园残破的楼梯。

一个雨后的早晨，简家姐妹打开了朝西的窗户。西窗是用油毡封钉的，平时从来不开。简少芬擦拭着窗户上的灰尘和毛茸茸的霉斑，忽然发现院子里的那棵桃树上结了果子，两只淡黄色的镶有红彩的桃子就悬挂在窗外，伸出手就可以摘到。她很惊奇，那棵桃树从来是只开花不结果的，你来看，两只桃子。简少芬又让姐姐来看，她发现姐姐站在窗前的眼神是疑

惧不安的。简少贞对着桃树凝视了片刻，最后果断地抓起剪刀，探出窗外剪掉了两只桃子。她们听见两只桃子坠落在院子里，正好落在一口老酱缸的积水中，扑通一声，声音显得空洞而绵长。怎么剪掉了？简不芬不满地看着姐姐手里的剪刀，她说，好端端的两只红桃，为什么要剪掉呢？

你不懂，这是恶花。简少贞俯视着酱缸里的那两只桃子，然后她关上了擦到一半的西窗，我记得爹娘死的那一年，院子里的桃树也结了两只桃子。

可是我喜欢那两只红桃，你不剪它们最后也会掉枝的，为什么不留在枝上让我看几天呢？简少芬的手指拨弄着榫形的窗栓，她申辩的声音很低沉，因为她突然有一种哭泣的欲望，那是睹物伤情的悲哀。她忍着从胸腔慢慢上涨的呜咽声，以背部抵御姐姐敏锐的目光，幸好房间里的幽暗掩盖了颊上的泪水。简少芬从小就容易哭泣，到了后来，她的哭泣会由各种契机引发，无法止住更无法控制。简少芬的脸因此也像她姐姐一样，经常是浮肿的，皮肤的褶皱里布满了晶莹的水花，那其实是眼泪留下的痕迹。月末酱园关门盘点，顾雅仙发现了店里钱帐上的问题。她怀疑两个同事中必有一个贪污了柜台上的钱。这种事情不宜多声张，以免打草惊蛇。顾雅仙在帐目上做了点手脚，把钱帐交上了，但从此就多了个心眼，她开始暗中盯紧两个同事的手脚，她觉得她必须抓到证据才能说话。

顾雅仙起初怀疑粟美仙，怀疑她的那只人造革的蓝包，她偷偷地摸掐那只包，结果里面除了酱油瓶，连一个硬币也没有。粟美仙收钱找钱的动作也是明快而一目了然的，从来不在钱箱那里多作停留。在多日的冷眼观察中，顾雅仙不得不佩服粟美仙几十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剩下的目标是杭素玉，杭素玉从不往店里带酱油瓶，她说她讨厌在菜里放酱油，那种味道熏都熏怕了。顾雅仙想也许这就是一个聪明的骗局，也许她带回家的不是另拷酱油，而是钱柜里的钱呢？顾雅仙相信知人知面不知心的道理。

顾雅仙又开始盯紧杭素玉，盯了几天后就心灰意懒了，杭素玉住得近，上班连包也不带，而且她站柜台从来是懒洋洋的，只要柜台边有别人，她甚至不愿意去接顾客的醋瓶和酱油瓶。顾雅仙没有从她身上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她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有贼，但这个贼却怎么也抓不到了。时断时续的黄梅雨落在外面的青石板路面上，空气潮湿而凝重，酱园的地板上每天都是湿漉漉的，洒满了顾客的泥脚印和水渍。顾雅仙的心情很烦躁，有一天轮到杭素玉休息，顾雅仙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然把她的发现告诉了素有隔膜的粟美仙。她没有指名道姓，但在这种状况下谈及此事，目标无疑就是杭素玉了。我早就猜她手脚不干净。粟美仙的反应是平淡无奇的，她望了望门外雨中的街道和路人，挨近顾雅仙的身边说，你想想，她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多皮鞋？买这么多的衣料？你没听说她家还要翻盖楼房吗？她要不偷哪来这么多的钱？偷钱盖楼房倒也不会，少了不过十几块钱，顾雅仙打断了粟美仙的联想，她突然有点后悔把事情告诉粟美仙，于是又收口了。没有抓到证据，也不好随便冤枉人家。顾雅仙板下脸告诫说，美仙，你可别出去瞎说，说出去你自己负责，反正我没跟你说什么。你怕她，我又不怕她。粟美仙自得地冷笑了一声，她说，她仗着和孙汉周那一手，以为自己是x王，连公家的钱也敢朝家里拿了，我还就看不下去。

没有证据，你别说她了，就算我轧帐轧错了吧。顾雅仙说。我不信抓不到她的贼手。粟美仙最后恨恨地说，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热切的光亮。

几天后酱园里爆发了一场罕见的殴斗。殴斗是在粟美仙和杭素玉之间发生的。那时候天已黄昏，香椿树街上的店铺正在纷纷打烊，人们听见酱园店里响起女人尖厉的叫骂声。他们透过虚掩的铺板朝里张望，看见粟美仙和杭素玉扭打在一起，让人惊奇的是粟美仙的手，它固执地伸到杭素玉的裤腰下，掏着什么，杭素玉尖声咒骂着拉扯粟美仙的头发，用指甲掐她的手，而顾雅仙在一边劝架。但是谁都可以看出她的劝架是不得力的，或者像一种做出来的

姿态。我让你掏！我让你来捉赃！杭素玉突然大叫一声，从裤腰下抽出一条紫红色的卫生带，抡高了朝粟美仙脸上打去，粟美仙猝不及防，脸上溅了几点脏血，一时愣在那里，杭素玉这时咯咯笑起来，她说，这回你找到我偷的钱了吧？旁观者起初目瞪口呆，紧接着都掩嘴笑起来。在香椿树街女人之间的干戈之争是常见的，但这种场面人们还是头一回目睹。后来是顾雅仙跑出来赶走他们，并把门关上了。他们隔着门板，听见3个女人的声音在店堂里吵成一片，渐渐地就难以分辨吵架的内容了。以后数日余波在扩大，杭素玉用卫生带抽粟美仙成为香椿树街一时的新闻。顾雅仙向中心店的主任汇报了酱园店员不团结的状况，她认为这种状况是多年来形成的，粟美仙和杭素玉积怨已深，双方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她还向领导倾诉了自己的难处，她说她夹在粟美仙和杭素玉之间，很难开展工作。

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酱园的不团结问题呢？中心店主任这样征求顾雅仙的意见。调走一个人。顾雅仙慎重地考虑了一会儿，她说，不是菜场和肉店都缺人吗？酱园有两个人其实也够了，只要组织上需要，我可以不轮休，可以天天连轴转的。那么该把谁调离酱园呢？中心店主任又问顾雅仙。这我就不好说了，要得罪人的。顾雅仙显得满腹疑虑，试探地说，要是组织上为我保密，我就谈谈我的意见。你别怕，我们会保密的，再说调人都是由组织上决定，你用不着怕得罪谁。那就调杭素玉吧，她工作一贯吊儿郎当的。顾雅仙最后说。杭素玉从酱园调去肉店的事就这样初步决定了。中心店主任直接找她谈了话，谈着谈着杭素玉嚎啕大哭起来，她觉得这是顾雅仙和粟美仙联合整她的阴谋，杭素玉指责中心店主任听信一面之词，而且以死威胁说，你们要是让我去肉店，我就死给你们看。连续几天，杭素玉在柜台里对新的仇敌顾雅仙恶语相加，她总结了顾雅仙整她的原因，不外乎是嫉妒自己和前店主任孙汉周的亲密关系，杭素玉好几次把醋瓶往顾雅仙面前送，你爱吃醋，你给人家打醋吧。杭素玉看看对方佯笑的脸，愈发觉得她心里有鬼，干脆把一坛子米醋抱到顾雅仙面前，她说，我买下这坛醋，送给你回家慢慢喝吧。顾雅仙终于无法保持宽容大度的姿态，她猛地扬起手，狠狠掴了杭素玉一记耳光。你以为我怕你？顾雅仙说着用抹布擦了擦手，你的臭嘴我还嫌脏了自己的手。现在杭素玉恨透了顾雅仙，回到家洗菜烧饭时也在不断咒骂顾雅仙，她觉得顾雅仙可笑之至，只不过代理几天店主任就摆开了主任的架子。她决定让丈夫去报一箭之仇。杭素玉的做建筑工的丈夫老宋这次故伎重演，他再次操起菜刀闯进酱园，当着顾雅仙的面把刀砍定在白木柜台上，老宋瞪着两个神色紧张的女人，用手掌拍击着刀背说，我反正从山上三进三出了，你们要是敢欺负素玉，我饶不了你们，最多再过一次山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杭素玉的刁蛮泼辣阻遏了这次调动，事情就这样耽搁下来，最后不了了之。酱园里依然是人们熟悉的3个女店员，只是她们的阵营有了明显的变化，现在顾雅仙和粟美仙经常是结盟的，而杭素玉则是相对孤立的，杭素玉对别人说，我才不在乎她们，我就是不离开酱园，我为什么要让她们称心？对于顾雅仙和粟美仙的关系，杭素玉也作出了判断，她说，你别看她们现在合穿一只鞋子，说不定哪天也会翻脸的，两个人都不是好东西。

简少芬拎着一只竹篮下楼，竹篮里装了好几只瓶子。虽然楼上楼下一板之隔，但她习惯于一次性地把油盐酱醋买齐了，这样可以尽量少地和酱园的女店员们搭讪说话，简少芬不喜欢和这些叽叽喳喳的女人说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们说话。听楼板的响声，我就知道你下楼了。顾雅仙笑容可掬地接过那些瓶子，她说，刚到了一盆甜面酱，味道很鲜，你买半斤吧，先尝尝吗？说着就舀了半勺送过来。那就买半斤吧，简少芬说。简少芬的眼睛看着甜面酱。好久没见你姐泮了，她怎么就不下楼散散心？换了我成天闷在楼上，肯定要闷出病来的。

她是有病，简少芬淡档地说，心脏不好，最近关节炎又犯了，天天在炖中药喝呢。

怪不得我闻到一股药味呢，顾雅仙恍然大悟，关切地望着简少芬说，服中药管用吗？要不要我介绍一位医生，专门治关节炎和心脏病的，我女儿的心脏病就是他开刀治好的。不用麻烦了。我姐姐只相信中医，只相信城东胡老先生的药方。简少芬委婉地谢绝了顾雅仙的建

议，她从一只黑丝绒钱包里拈出钱，轻轻放在柜台上。买货不需要找钱，这也是简家姐妹购物共同的习惯，她们从来不去触碰别人的手，不管营业员是男的还是女的。

她们看着简少芬无声地闪出门外，她衬衫上的那股樟脑味也随之淡去了，少顷酱园的楼梯就发出了轻柔的响动，简少芬已经回到楼上，她正从3名女店员头顶上经过。女店员的头顶上就是那个幽闭的不为人知的世界了。她走路怎么这样小心？她像怕踩死蚂蚁似的。顾雅仙突然笑起来，她说，她们姐妹从来就没正眼看过别人。那是家教，粟美仙以一种知情者的语气说，你不知道简家的规矩有多少，简老头活着的时候就不准两个女儿出门，少贞上学都是由女佣人接送，上的是教会办的女子学堂，到少芬长大，女子学堂没有了，简老头就没让少芬上过学，当初大概是让她们守妇道的，没想到简老头死了几十年，两个女儿还守在这斗破酱园里，像守着个金库一样。可怜死了。顾雅仙感叹着，突然想到什么，凑到粟美仙耳朵边说了一句悄悄话，那姐妹俩活了大半辈子，大概连男人的那东西都没见过吧？粟美仙咯咯地笑起来，她拍了拍顾雅仙的肩膀，说，那也不一定，只有天知道啦。

粟美仙和顾雅仙的仪态引起了柜台另一端杭素玉的注意，杭素玉正在剪指甲，她怀疑两个同事正在说自己的坏话，就朝地上响亮地啐了一口，谁在放闷屁？杭素玉使劲抽着鼻子，一边把柜台上的指甲屑掸下来，她说，屁放得不响，倒是挺臭的。楼上锅铲碰撞的声音穿过楼板的缝隙懒懒地掉下来，简家姐妹在准备她们的午餐了，不用抬头去看店堂墙上的挂钟，现在肯定是中午12点钟。女店员们熟谙简家姐妹的生活规律，12点的钟把楼上枯寂的一天分成两半，一半是沉闷的早晨，另一半是更加沉闷更加漫长的午后。简家姐妹的岁月就在绣花棚架下一成不变地流逝了，作为同样的女性，酱园的女店员们觉得简家姐妹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无法捉摸的，她们对此充满了猎人式的心理。

简少芬看见姐沅无声地站在她身后，姐沅的手里端着一碗发黑的药汁，凑到唇边。简少芬下意识地转过头，看着锅里的冬瓜汤。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特别害怕看见姐沅喝草药的动作，她害怕看见姐姐紧皱的眉头和药汁从唇边淌溢的痕迹，害怕听见那种痛苦的吞咽的声音。她也不知道姐沅为什么总是捧着药碗走到自己身边来，似乎这样能减弱草药的苦味。你刚才下楼碰到谁了？简少贞把药碗合扣在桌上，突然问妹妹。没碰到谁，我能碰到谁呀？

你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呢？就是去酱园，怎么要那么长时间呢？简少贞用清水漱完嘴里残留的药汁后又问。时间长吗？简少芬诧异地望着姐沅，她疾步走到房里看了眼座钟，钟表证实姐沅的话是荒谬的，她从下楼到回来只不过花了3到5分钟。简少芬说，沅，你怎么啦？我去了不过3分钟呀。我觉得有老半天工夫了。简少贞轻轻摇了摇头，她说，大概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面是会有错觉的，你每次下楼，我一个人在家都觉得时间特别长，心里特别空，绣针也捏不住，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好像是怕，又说不清怕什么。你的身体太弱了。沅，以后你别拚命绣了，那些加工活我一个人绣得完。简少芬沉默了几秒钟，有点胆怯地瞟了姐沅一眼，她说，再说我们也不靠加工活过日子，我们不刺绣，靠爹娘留下来的家产也能活下去了。

这些鬼话是谁告诉你的？简少贞的脸上立刻有了愠怒之色，她摊开双掌逼问道，家产呢？家产在哪里？酱园早就是公家的了，娘留下的金器也抄家抄走了，你说那些家产在哪里呢？难道是我偷藏了？我偷藏了又有什么用？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表姐她们说的，街上的老人也这么说过。简少芬啜嚅着避开了姐沅的咄咄逼人的目光。你总是相信别人，简少贞轻蔑地哼了一声，她说，我一直在对你说，不要去相信别人，可是你总是不听我的。你情愿听那些长舌妇的，也不听我的。

简少芬起初没有辩解，她把冬瓜汤盛到碗里，然后端到桌上，她听见姐沅仍然在絮絮叨叨

地埋怨自己。你情愿听别人的也不听我的，你总有一天会上当，简少贞说。简少芬突然失去了一贯的耐心和逆来顺受的性情，她猛地把一只碗摔在地板上，尖声叫道，我听谁的？我听谁的？我听了你一辈子的废话，你却还在嫌我不听你的。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呢？难道我的日子就过得舒心吗？

瓷碗破碎的声音同样传到了楼下的酱园。3个女店员惊讶地抬起头望着楼板，以前她们从未在头顶上听见过类似的破坏性的声音。你听，楼上好像吵起来了？真的吵起来了，顾雅仙说。不会吧？唉呀，真的吵起来了，粟美仙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杭素玉说。

梅雨骤歇的日子里，简家姐妹来到酱园的后天井，乘午后的太阳晾晒她们的衣物和布料。那些色彩淡雅的丝绸和棉布在阳光下闪烁着平静的光泽，使院子里的杂草和酱缸产生了新的意味。简少芬戴着一顶老式的式样古怪的遮阳帽端坐在一旁，一边刺绣一边看守着天井里的东西。这是姐姐关照的，她害怕酱园里的人从窗栅栏里伸进手，轻易地偷走绳子上的丝绸。简少芬觉得初夏直射的阳光有点晃眼，刺绣的速度明显地放慢了，尽管这样，户外的劳作还是带来了某种新鲜而舒畅的感觉。她甚至想以后如果天气适宜，她就可以经常在天井里绣，绣所有的花鸟和流水，绣所有的荷叶和鸳鸯。简少芬把彩色的丝线挂在绳子上，那些丝线就随风轻轻拂动了，她发现丝线的颜色在户外的太阳下也显得分外美丽动人。简少芬换了个方向坐下，这样可以避免刺眼的阳光，她看见酱园的窗后有人在注意自己和晾晒的东西，她就朝那扇窗子微笑了一下。窗后的女人是顾雅仙。她对简少芬已经观察了好久。顾雅仙思忖着怎样和她搭第一句话，猛然看见了简少芬手里的那幅绣品，她的眼睛就亮了。

多巧的手呀！顾雅仙赞叹地说。两只鸳鸯绣得活灵活现的，就像在水上游。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绣品。简少芬又朝她微笑了一下，她的微笑是友善的，但是她什么也没说。绣这么一件活能挣几块钱？顾雅仙问。

挣不了多少钱，简少芬含糊地回答。

我儿子快结婚了，到哪儿都买不到像样的枕套。顾雅仙叹了口气，少顷她又说，要是福生的喜床上铺了你的绣品，那就有福气了。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绣一对枕套？就绣一对戏水鸳鸯好了。行啊。简少芬随口应允了。

这个午后简少芬的心情很好，与顾雅仙的隔窗谈话随着阳光渐渐淡去而遗忘了。简少芬万万没有想到一句随意的承诺导致了未来生活的巨大动荡。

第二天一早简家的临街小门被咚咚地敲响了。简少芬以为是抄电表的人来了，打开门发现来者是顾雅仙。顾雅仙的腋下挟着一对天蓝色的的确凉枕套，手里攥着一绞彩色丝线。顾雅仙没有在意简少芬尴尬的脸色，她说，东西都带来了，你替我绣一对鸳鸯好了，你的手艺我是绝对称心的。简少芬掩饰了内心厌嫌的情绪，心里很是懊恼。

在为顾雅仙绣枕套时简少芬受到了姐姐的多次责备。简少贞厌恶地看着那对蓝的确良枕套。她说，你揽下她们的活计？以后等着吧，什么人都来会来找你绣这绣那的。简少芬愁眉苦脸地说，我也没办法，我不过是随口答应一声，没想到她就当真了。简少贞说，什么真的假的，她们是存心来搅事的。我让你别去搭理这种女人，你偏不信，你迟早会害在她们手上的。简少芬避人耳目地把绣好的枕套交还了顾雅仙，顾雅仙察觉到她的用意，她说，你放心好了，我不跟她们说这事，这些人脸皮厚着呢，要是让她们知道了，说不定会拿什么东西麻烦你呢。简少芬无言地点点头，很快就从酱园拥挤的店堂里挤了出去。她发现柜台里的杭素玉用一种戒备的目光盯着她，她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从酱园回到家，简少芬的心情轻松了一些，一个恼人的负担毕竟卸掉了。她没想到黄昏时顾雅仙再次敲响了临街的小门。

顾雅仙提着一只尼龙包，笑嘻嘻地站在门口，从包里拎出一盒糕点和几只苹果。简少芬知道对方是来登门酬谢的，她推挡着那些礼物，脸一下子就红了。简少芬缺乏这种应酬的经验，她觉得非常为难。你要是嫌礼轻了，等我走了你再扔。顾雅仙佯装生气地说，然后她提着礼物兀自朝楼梯上走去，简少芬跟在她身后，简少芬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木偶，被顾雅仙绕的线团牵住了，一切都身不由己。

简家姐妹就这样迎来了造访的客人。顾雅仙端坐在一张旧式太师椅上，在矜持而冷淡的气氛中并无局促之感，双眼朝向简氏姐妹和幽暗的房间顾盼生辉。简少芬倒了一杯茶，顾雅仙从杯口上嗅到了一股刺鼻的霉味，但她还是喝了一口。茶叶不知道放了多少年了，她想，这对可怜的姐妹就这样招待客人，也许她们并不知道茶叶已经发霉了。

现在的酱油臭哄哄的。简少贞突然对顾雅仙说了这句话，说完她就离开了客厅，在走进卧室时随手拉上了门帘。她说什么臭哄哄的？顾雅仙回味着简少贞的话，她无法判断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她说酱油呢。简少芬小声地解释道，我姐姐脾气怪，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你千万别见怪。

我怎么会呢？顾雅仙朗声笑起来，她说，我猜她是在楼上闷坏了。说实在的，我真为你们姐妹俩担心，就这样闷着过下去，到老了可怎么办呢？

现在已经老了，过惯了清静日子，也就没什么可怕的。简少芬低着头，同样的话她已经对人说许多遍，现在不得不再说一遍。回答别人的这些问题几乎已成为简少芬的一种义务，简少芬忌恨这些问题和同情的目光，奇怪的是她经常在等待它们，等待那种语言的钝器带来的痛楚，这时候她总是无法把握脸上的表情和舌齿间慢慢滑出的声音。花布门帘后的咳嗽声无疑是含有逐客意味的。顾雅仙终于站了起来，她微笑着抓住简少芬摊在膝上的手，翻过来看那只苍白小巧的手掌。我会看相。顾雅仙长长的指甲在那只手掌上划来划去，她说，吉人天相，少芬你快要交好运了。简少芬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被顾雅仙拉到了楼梯口，顾雅仙说，我差点把正事忘了，我家福生礼拜天结婚，酒席是我请厨师在家办的，你可一定要来喝喜酒。简少芬连连摇头说，不行，我们从来不到外面吃饭的。再说我手上活计忙，也没有空。顾雅仙仍然握着简少芬的手，焦急地拍打着，你就再赏我一次脸吧，顾雅仙恳切地望着简少芬，她说，我又不是谁都乱请的，我是真心请你来喝这杯喜酒，难道要老姐姐跪下请你吗？顾雅仙想到了什么，又补充说，少贞要是肯赏脸，让她也一起来吧。简少芬仍然摇头，苦笑着说，我姐姐就更不会去了，她也不会让我去。顾雅仙朝屋里瞟了一眼，神色有些不快，她撇了撇嘴，你连这也要听她的？活了大半辈子，你就不能给自己作一回主吗？

简少芬把顾雅仙送下楼，打开门发现外面的天色又晦暗下来，雨丝已经斜挂在狭窄的街道上，那些未带雨具的行人从酱园门口匆匆而过。顾雅仙啪地打开黑绸布雨伞，她朝简少芬的胯部轻轻拍了一下，连嗔带怨地说，你怎么就不肯爽快地答应一声呢？记住，礼拜天来我家喝喜酒，你要是体恤老姐姐，到时就别让我再上门三请四请的了。那就去吧。简少芬望着街上湿漉漉的石板路面和低陷处的水洼，眼睛里是一种茫然而顺从的幽光，她的手将那扇小门的手柄拉了一下、两下，门轴就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响声。她说，那就去吧。礼拜天的早晨简少芬在燕声啁啾中醒来，看看桌上的钟才5点钟，但她还是起床了。她从姐姐的被窝上越过去，听见姐姐在问，起这么早干什么？今天别去菜场了。简少芬走到窗边打开了西面的窗子，她看见一只紫黑色的燕子从屋檐的泥巢中飞起来，在院子里盘桓飞行。她想是她把燕子吓着了，于是她轻轻离开窗边，到厨房去打开煤炉的炉门，然后把一锅草药端到炉子上熬着。简少芬在干这些事时脑子里仍然想着那只燕子，燕子笨拙而慌张的飞行姿势使她联想到自己。她经常觉得巢里的燕子是她整个生活的一种写照。你真的要去顾雅仙家喝喜酒吗？简少贞在床上大声问。她是一片真心。简少芬说，看来不去是不行的。你以为那喜酒是随便喝

的吗？你要去就要送礼，我生来就讨厌那种拉拉扯扯的应酬，什么喜酒丧酒的？都是想从别人口袋里捞钱。她说不收我的礼。如果一定要送就送吧，我去时带上10元钱好了。简少芬快快不乐地说。

不兴那样送礼的。要送就要赶在婚宴前送，否则人家拿了你的钱背后还要骂你，简少贞在床上父父地穿衣服，语调中带有明显的愠怒。她说，你非要喝那喜酒就去喝吧，不过你趁早把钱送给人家，人家等着呢。

简少芬没再说什么，她对姐姐的话半信半疑，但一种受骗的感觉还是像阴云一样浮上心头。简少芬看着药锅里的黑色药汁渐渐翻沸起来，用筷子在药锅里猛烈地搅了一下。不去了，不去了。简少芬听见愤怒而尖厉的声音从嘴里滑出来，她被自己惊呆了，不相信那是自己的声音。

不去了？简少贞已经站在水缸边刷牙了，她的嘴角沾满了牙膏泡沫，不时地因牙刷的深入而发出干呕的声音。不去就行了吗？简少贞又说，顾雅仙能放过你？你不去她会上门来请的。不信你就试试我的嘴巴。

烦死人了，你到底要不要我去？简少芬紧锁双眉地打开桌上的梳妆盒，盒子里是两把细齿木梳，一瓶三花牌头油和一只白银条簪。简少芬准备给姐姐梳头了，这也是姐妹俩每天早晨要干的头一件大事。多年来简少贞始终如一地梳着旧式的圆髻，每次都是简少芬替她梳的。

简少芬手里的梳子嵌满了姐姐灰白色的长发，它们纷乱无序地缠在梳齿间，就像一堆枯草。她看着那些落发，突然觉得一阵辛酸，手就迟滞地按在姐姐的头顶上不动了。她说，可怜，都要掉光了。你说什么？简少贞回过头看了看妹妹，我没说不让你去，你想去就去好了，何苦要拦着你呢？

我是说头发，你的头发快掉光了，我的手快抓不住了。掉光了才好。简少贞冷笑了一声说，掉光了你就用不着天烫替我梳头了。我不是这意思，我有点害怕。简少芬说。你怕什么？我都不怕。就是真掉光了也不怕，反正我不出门。简少贞又回头看了看妹妹的齐耳短发，很快收回了视线，她说，你的头发还黑着呢，你怕什么？

不知道，我说不清楚。简少芬茫然失神，手中的梳子停留在半空中，她突然觉得梳子很重，而自己的手臂更加沉重，习惯和理智迫使梳齿靠拢姐姐灰白的长发，但她的心在抗拒那些难看的失去了弹性的白发，不管是缠在梳齿间的，还是依然残存在姐姐头上的，她差点发出呕吐的声音，这些复杂的心情她永远说不清楚，简少芬对此感到非常惶惑。从中午开始简少芬有点心神不定。她倚窗观望外面的香椿树街，等待那辆披红戴绿的嫁妆车经过，但嫁妆车迟迟没有出现，她猜想它是从另外一个街口通过驶到顾雅仙家去了，后来她隐隐地听到远处有鞭炮声炸响，禁不住舒了一口气。她突然意识到这一天的牵挂就是这样热烈持久的鞭炮声。顾雅仙果然上门来请简少芬了。顾雅仙先是在简家的小门上敲了一阵，没人下楼开门，她就从酱园里绕进去，打开了素日封死的那扇门，直接站在天井里对着楼上喊。简少芬苍白的脸后来出现在窗口，一半是茫然一半是感激地望着天井里的女人。顾雅仙向她挥着一只油腻的袖套喊，6点钟开席，你可一定要来。我忙得腿都抬起来用了，别让我跑第二趟。简少芬对她笑了笑。顾雅仙又说，你在忙什么？今天就别绣了，打扮打扮来喝喜酒吧。简少芬的身子朝窗外探了探，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她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那就来吧。这天顾雅仙家门口挤满了前来赴宴和看热闹的人，所有过路的人和车辆都必须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些欢乐而无所事事的人群，他们看见了酱园楼上的简少芬跟在顾家运酒水的黄鱼车后面。简少芬穿着一件颜色和式样都显得奇怪的丝绸衬衫，低着头走进拥挤的新婚人家。他们对简少芬的到

来感到意外，目光都追逐着那个矮小的背影，后来有一个女人以知情者的口吻解开了人们的疑团，她说，她跟雅仙是很要好的。简少芬一进去就后悔了。顾雅仙家里蚂蚁般的人群和乱哄哄的气氛都使她害怕。她不知道该坐在哪里，也不知道该跟谁说话。她看见顾雅仙在天井的临时搭就的厨房里搬着碗碟，就走过去了。来啦？去喝杯喜茶吧。顾雅仙嘴里招呼着，手却不停地在忙着什么。简少芬涨红着脸从提包里拈出一个红纸包，放在一只碟子上。你看你，这么客气干什么？顾雅仙佯嗔道，我让你别送礼，你还是送了，反倒让我难办了。简少芬摇了摇头，她看了四周围一眼说，真热闹。顾雅仙朗声笑起来，结婚喜日就要这份热闹，少芬，你去福生的新房玩玩吧，新郎新娘都在里面呢。简少芬走到新房的门口，看见里面人更多，喧哗的声音也更其热烈，她又折身离开了。她的内心再次充满了受骗的感觉，整个顾家没有一个适宜于她的地方，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来这儿。

开席时顾雅仙找简少芬入座，竟然不见她的人影了。有人说看见她已经走了。顾雅仙跺了跺脚，骂道，这个神经病女人。骂完就追了出去。顾雅仙在药店门口追到了简少芬，她把她往回拉拽着说，少芬，你这是干什么？我要是怠慢了你你可以骂我，你怎么能走呢？简少芬窘迫地低下头，任凭顾雅仙拽着她走，她嗫嚅着说，我只是有点害怕，人太多了。这样的场面我不懂该做什么该说什么。顾雅仙拍了拍大腿说，咳，你这个人呀，我是请你喝喜酒的，你什么也不说还不行吗？你走了可不行，今天我还要介绍你认识一个人呢。简少芬回到顾家，邻座的客人都用揣测的目光望着她。顾雅仙拉着简少芬的手从6张桌子间穿梭而过，最后把她按在一张空凳子上，好了，你就坐在章老师旁边吧。顾雅仙在简少芬肩上用力一按，章老师也是个老实人，你们互相照顾，随便聊聊吧，谁也别客气。简少芬从眼角余光中判断那是个40来岁的男人，戴了副眼镜。她低下头，从提包里掏出一小团酒精棉花，将杯碗筷都擦了一遍，她的目光触及了章老师的两只脚，那两只脚上套着一双硕大的解放鞋，这种不合时宜的穿戴使简少芬无声地笑了笑。简少芬没有再朝章老师的鞋看，后来她看见章老师的手小心翼翼地伸过来，往她的碟子里挟了一块咸肉，听见他用同样小心翼翼的声音说，你吃。简少芬讨厌吃咸肉，但她还是很有礼貌地说，你吃，我吃不下。简少芬始终没有正眼看章老师，她想起顾雅仙刚才丢下的话风，脸上一阵一阵地发热，她悄悄地把用过的酒精棉花扔到地上时，听见章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讲卫生是很有好处的。这句话给简少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简少芬回忆她与章老师接触交往的过程，她对他产生的好感也就是从那句话开始的。杭素玉上班时路过绸布店，看见架子上新到了几种丝绸，她绕进去看了一会儿，后来就迟到了。她走到酱园门口，看见店堂里已经有人在打酱油了。柜台里顾雅仙和栗美仙都在，杭素玉想她干脆去铁匠铺看看，她托老铁匠打磨的剪刀是否已经弄好，反正已经迟到了，反正她们已经在考勤卡上做下记号了。杭素玉后来提着一把新磨的剪刀再回来，正好听见栗美仙嘴里蹦出一个敏感的名字：孙汉周。杭素玉的心往上拎了一下，站在门外偷听，但栗美仙的声音突然低下去了，怎么也听不清楚。虽然听不清楚，从店堂里传出的窃笑声中，杭素玉判定栗美仙又在背后说她的坏话。

杭素玉走进来，店堂里的人一下子噤声不语了，神态各异地望着她。杭素玉乒乒乓排排地撞进柜台里面，佩上围裙，戴上袖套，然后她突然把那把剪刀往柜台上一拍，谁再在背后嚼蛆，老娘就用这把剪刀剪了她的舌头，说剪就剪，老娘不怕吃官司。杭素玉的嘴唇颤抖着，她的目光充满了暴怒的挑衅，逼视着栗美仙。栗美仙却不看杭素玉，若无其事地把一包萝卜干塞进一个女人的菜篮里，她说，今天天气不对头，又闷又热，我看见公厕里的蛆爬得到处都是，恶心死了。整整一天杭素玉就靠在货架上一动不动，偶尔地视线落在栗美仙身上，她的眼睛有一点明亮的光焰。杭素玉的情绪有些异常，顾雅仙和栗美仙都注意到了这点，但谁也没有更多的戒备，酱园女店员之间的口角是经常发生的。下午4点多钟，香椿树街又热闹起来，从工厂下班的人从酱园门口成群地经过，有的就拐进了酱园，杭素玉这时候离开了柜台，她在门口拉住一个男人问，我家老宋回来没有，那个男人说，回来了，在家门口跟人下棋呢。杭素玉笑了笑，回过头对顾雅仙说，我先走了，今天又迟到又早退，你都给我记上吧。顾雅仙打开考勤卡，在杭素玉的名字后面又重重地打了一个x，她说，没见过这

样厚脸皮的人，调她走不肯，留下来又不干活。顾雅仙气咻咻地抱怨着，突然发现柜台上的那把剪刀，她顺手把剪刀收了起来。这个泼货，她把剪刀带来干什么？顾雅仙说，怪吓人的，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粟美仙在一边说，你别动剪刀，就放那儿，让大家看看这个泼货。我就不相信她敢对我动剪刀。粟美仙话音未落，就看见酱园的门被踢开了，杭素玉和她丈夫老宋一前一后冲了进来。

粟美仙，我剪了你的舌头就去吃官司。杭素玉高叫着去抓柜台上的剪刀，顾雅仙想夺已经来不及了，她把粟美仙朝里面的仓库推，美仙，你快躲一躲。粟美仙踉跄着退到仓库，下意识想拉住顾雅仙的手，但杭素玉已经冲了过来，整个身体抵住了仓库的门。杭素玉对她丈夫喊，你这个笨蛋，你快来揪住她，我要剪了她的烂舌头。老宋就过来捉住了粟美仙的双臂。杭素玉又喊，掰开她的嘴，我剪了她的烂舌头。老宋去掰粟美仙的嘴时手上被狠狠咬了一口，几乎是同时他的下身也被粟美仙捏了一把，老宋疼得跳了起来。粟美仙腾出了身子，和杭素玉扭打在一起，这时候她听见了顾雅仙尖厉的喊声，杀人啦！杀人啦！

人们从街上涌进酱园，阻挡了老宋夫妇对粟美仙的袭击。有人从杭素玉手中抢下那把锋利的剪刀，从仓库的窗户扔进了简家姐妹的天井里。当事人被一个个地架开了，除了老宋没有明显的外伤，杭素玉和粟美仙的脸上都留下了形状不同的抓痕和血印。酱园里挤满了人，他们望着3个当事人，对事态的发展议论纷纷。顾雅仙严厉地指责了哭丧着脸的老宋，她指着老宋的鼻子说，你看你多没出息，女人间的臭事要你个大男人来瞎搅，你们杀了人难道不要偿命吗？

没想杀她。素玉只说要割她的舌头，她拖着我来我只好来。老宋捂着裤裆，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割舌头就是要杀人。什么事情不好解决，非要动刀杀人吗？杀人，杀人，你才在瞎搅。老宋很不耐烦，他的手在裤裆处摸了一下，突然苦笑着说，她也够狠的，连汗毛也没碰到她一根，倒把我的卵蛋给捏碎了，不信脱下来给你看看？店堂里的人都笑起来，顾雅仙也忍俊不禁捂住了嘴。想想又不该笑，于是正色道，素玉和美仙这样闹下去不行，我要向领导反映的。我是酱园的负责人，万一出了人命我可负责不了。这天酱园到很晚才打烊，等人去店空了，顾雅仙发现货架上的瓶装酱菜和味精、盐袋少了许多，明显是被人趁乱卷走的。顾雅仙想想就迁怒于杭素玉和粟美仙身上了，这些损失应该让她们两个人一起赔偿。

简少芬到天井晒衣服，发现地上有把剪刀，她把它捡起来放到一只倒卧的酱缸上，并没有把丢弃的剪刀和前几天酱园的那场殴斗联系起来，她从来没有观望邻里斗嘴打架的习惯，这也是简家古老的家规之一。那天黄昏楼下的喧闹她是听见的，她想下楼看被姐姐阻止了。

不知谁在天井里丢了剪刀。简少芬上楼时顺便把剪刀带回来了，她试了试刀锋说，还是把新剪刀呢。放厨房里吧，剖鱼剪菜能用得着。简少贞说。简少芬就把剪刀挂在了墙钉上，她不知道这把剪刀是怎么落到她家的天井来的，想想这件事情似有蹊跷之处。几天来简少贞一直埋怨她的热伤风。伤风诱发了她的头疼病，也使她的脾性变得更加阴郁和易怒。简少芬建议姐姐脱掉那件蓝布罩衫和玄色裤子，她说，这么闷热的天，又不出门，你捂那么严干什么呢？在家穿什么都没有人看见的。简少贞对她的建议置若罔闻，她躺在大床上懒懒地摇着蒲扇，枕边放着一台老式的木壳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越剧《碧玉簪》哀怨的唱腔，正好是“三盖衣”那个著名的片断。什么三盖衣？简少贞突然关掉了收音机，鼻孔里哼了一声说，严小姐是个蜡烛货，自轻自贱的蜡烛货。那是戏文，不能当真的。

说来说去男人更可恶。简少贞叹了口气，在额角上擦了一点薄荷油，然后她说，我头疼得厉害，好像是热火发不出来的样子，少芬，你来给我刮刮痧吧。

简少芬应声走出去端了一碗凉水，她走到床边替姐姐把衣服脱了。姐姐的雪白的松垂的上身就这样袒露在她的目光中，手指触摸之处是微凉而柔软的，鼓出的脊椎两侧还留有上次刮痧的红印。简少芬噙了一口水喷到姐姐的后背上，姐姐端坐着一动不动，简少芬自己反而颤栗了一下，她的手在空中犹豫了好久才落下来，用指关节扯动着姐姐后背上绵软的肌肤，看见红色的淤痕一点档地显露出来，简少芬的手指也莫名地颤栗起来，她觉得心里有一种重压下的疼痛的感觉。你重一点，刮轻了起不出痧，没有用的。简少贞的嘴里发出轻轻的呻吟声，她用扇柄在床上敲了敲，你今天是怎么啦？干什么都心不在焉。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有点累。简少芬噤着侧过脸去，她望了望窗外，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它们仍然微微地颤栗着，简少芬摇了摇头，把她的失去主张的手继续放到姐姐的背上，她说，天又暗下来了，衣服晾在天井里，我怕会下雨。窗户半掩半合，从外面挤进来潮湿和闷热的南风，一只苍蝇也从窗外飞进了简家姐妹的房间，后来就是这只讨厌的苍蝇点燃了简少芬心底潜伏的无名怒火。

简少芬看见那只苍蝇嗡嗡地飞来，它就在简少芬的头顶上耐心地盘旋着，她用手去赶，苍蝇飞高了一些，仍然不肯离去，简少芬又挥手驱赶，如此重复了几次，那只苍蝇仍然固执地在她头顶半尺的空中营营嗡嗡，简少芬忍无可忍，她朝着苍蝇怒声叫了一句，讨厌的东西，快滚。一只苍蝇，随它去。简少贞对妹妹的小题大作觉得不耐烦，她说，别管苍蝇了，继续刮吧。

不，我要拍死它。简少芬突然从姐姐手里夺过蒲扇，她咬着牙将扇子朝苍蝇挥去，苍蝇在屋里低档地盘旋着，最后终于飞向了窗外。简少芬扔下扇子追了过去，她对着窗外那个远去的黑点骂了一句刺耳的脏话，操不死的烂x。简少贞惊诧万分，她猛地回过头注视着妹妹苍白失血的脸，目光里掠过一道疑虑和恐惧的光。简少贞说，少芬，你在骂脏话，你怎么骂起脏话来了？

我骂什么了？我骂脏话了？简少芬恍惚地反问，她缓缓地走回来坐在床上，她想把手的身体扳过来继续刮痧，但简少贞把她的手推开了。真丢人，你骂这样的脏话，简少贞的嘴角浮出一丝讥讽的微笑，她说，你现在跟酱园的那帮女人一模一样，这种脏话你怎么说得出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恨死了那只苍蝇。恨苍蝇？简少贞冷笑了一声，开始拾起衣服往身上穿，她说，我知道你跟顾雅仙那种女人搅到一起去了，顾雅仙一向喜欢指桑骂槐，你现在学会了。我哪儿害了你，让你这么恨我？我骂的是苍蝇，我没有骂你。简少芬沉默了一会，突然跳起来对姐姐尖声大喊，我没有骂你，我怎么敢骂你？然后简少芬呜呜地哭起来，她的哭声听上去暗哑而又空洞，伴随着贫乏重复的哭诉，我怎么敢骂你？她说，我怎么敢骂你？我骂的是苍蝇，我骂我自己。

简少芬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她走进厨房去洗脸，看见姐姐倚着墙用毛巾擦眼睛，她明显也是刚哭过的，眼睛还红肿着。简少芬摘下自己的毛巾就退了出去，顺手把门重重地关上了。她对着墙上的圆镜审视着自己的面容，镜子里的自己总是愁眉苦脸的，也许这样的表情经年不变地滞留在脸上，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而双颊的湿润的泪光使简少芬产生了深深的自怜，她抬头抚摸着脸部，疏淡而纤细的眉毛，浮肿的略显松弛的眼睑，精巧挺拔的鼻梁以及柔软的失血的双唇。这是何苦呢？简少芬突然又哽咽了一声，她伸出食指在镜子上划了一个叉，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她对镜子里的脸有了一种怨恨的情绪。

下午顾雅仙又来敲门，简少芬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在姐姐的侧目而视下去开了门，听敲门声就知道是谁来了。我腿都站酸了，顾雅仙总是这种容光焕发的高兴样子，她朝简少芬挤了挤眼睛说，你们姐妹俩呆在楼上，难道也有什么好事做？不知道是你。简少芬听那话刺耳，脸色就有点难看。

好了，我这张臭嘴该打。顾雅仙伸手在简少芬脸上捏了一下，她说，别生气，我闹着玩呢。我是给你送戏票来的。什么戏票？简少芬蒙在鼓里。

新丰戏院的越剧票，都是名角。我好不容易弄了两张票，晚上我在戏院等你。顾雅仙说看就把一张戏票往简少芬手里塞，是我请你看，晚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我不怎么爱看越剧，你还是请别人吧。简少芬推诿着，她捏住戏票觉得有点手足无措，你知道我晚上是不出门的。别客气了，我成天听见你们楼上收音机响，尽是才子佳人的绍兴戏。顾雅仙脸上露出某种暧昧的笑容，她抓住简少芬的手摇了摇说，就是要请你去看。本来我们可以结伴的，但我还要到女儿家绕一趟，你就自己去吧，反正你这么大个人，也不怕谁把你拐跑。简少芬不再作无益的申辩，她想了想什么就把戏票收进了丝绒钱包里。演的是哪出戏？她突然轻声问，是《碧玉簪》还是《楼台会》？反正是出好戏。去了就知道了。顾雅仙抿嘴一笑。晚上简少芬往拎包里塞卫生纸和手帕时注意到姐姐冷冷的目光，但简少芬没有开口探问。姐妹俩每次争执后都有这么一段僵持阶段，少则一两天，多则一个礼拜。这次是简少芬首先打破了沉闷的气氛，她拎起布包对姐姐说，顾雅仙约我去看戏，我去了，药在炉子上煎着。姐姐拧着脸没有搭腔，简少芬走到楼梯上，听见背后传来姐姐咬牙切齿的声音，你的魂让顾雅仙勾跑了，还管我的煎药？

简少芬提前一刻钟到了新丰戏院，她依稀记得还是小时候跟母亲来这儿看过戏，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她站在戏院的门厅里等顾雅仙，直到开场的铃声响了，仍然不见顾雅仙的人影。简少芬疑疑惑惑地走进来，找到座位刚坐下来，突然看见那个章老师也正朝这边挤，章老师的手里抓着两瓶汽水。这时候戏院的灯光恰巧暗下来，黑暗掩饰了简少芬尴尬的表情，她看见章老师在旁边笨拙地坐下，章老师穿着件洗旧了的白衬衫，简少芬闻到一股男人的淡淡的汗味，她悄悄地朝下看了看，章老师的脚上仍然穿着那双解放鞋。我以为是雅仙呢。简少芬的脸有点发烫，身体下意识地往边上挪了挪。喝汽水，天够热的。章老师递过来一瓶汽水。不渴，才在家里喝过水的。简少芬推了推汽水瓶子说，你自己喝吧。我也不渴。汽水是为谁买的，既然你不喝就放一边吧。章老师自嘲地笑了笑，把两只汽水瓶子往座位下一塞。事情已经很清楚，是顾雅仙擅自安排了这次约会。简少芬看着紫红色的帷幕渐渐拉开，舞台上红男绿女渐渐热闹起来，她的思绪却是乱纷纷的，有一个模糊而尖锐的声音来自看不见的地方，它在命令她离开此地，但简少芬发现她的身体不能履行这道命令，她无法起身离去。她努力地去关注戏台上的男女卿卿我我的剧情，看见那个小姐用一块绿丝帕半掩红唇，悲悲切切诉说衷情，简少芬的眼圈莫名其妙地红起来，眼泪也就挂到了面颊上。

这种戏就是骗女同志的眼泪的，女同志一般都心软。章老师在一边轻声说，我到现在也没看出个名堂来，不知道台上到底是怎么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一看这种戏就要哭。简少芬从布包里掏出手绢擦着眼睛，突然想起什么，她说，不知道会演到几点，我怕到时赶不上末班公共汽车。

没关系，我用自行车驮你回去。章老师说。那不行，到时再说吧。简少芬说着又把视线转向舞台，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很响很急，整个夜晚这种六神无主的感觉伴随着她。幕间休息的时候灯光又亮起来，简少芬看见前排有人回头朝这里望，心里突然有点害怕，她在膝上卷弄着那只布包说，不早了，我想回家了。

才演了一半呀，章老师诧异地望了望简少芬的脸，他说，我知道你出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来了就看完吧，不管多晚我都要送你回家，这也是顾大姐吩咐的。

那就看完吧。简少芬犹犹豫豫地说，我就是有点担心我姐姐，她一个人在家。这有什么可担心的？章老师笑起来说，她也不是什么小孩子，再说，你也应该有你的自由，你姐姐不

应该限制你的自由。我们家的事别人是不懂的。简少芬沉默了一会。后来直到散戏她没再说一句话。章老师对此很惶惑，他不知道是哪句话刺伤了她。散戏后果然没有公共汽车了，简少芬不肯坐章老师的自行车。章老师只好推着车跟在她后面走。两个人在夜晚空寂的大街上忽快忽慢地走，只听见两只未开封的汽水瓶子叮叮咚咚地碰撞着，两瓶汽水现在挂到了章老师的自行车笼头上。快到香椿树街口时，简少芬问了章老师几个问题，都是实质性的问题，章老师反而舒了一口气。

你妻子哪年过世的？简少芬问。

前年，是出的车祸，章老师说。

你孩子今年几岁了？简少芬又问。

都上高中了，孩子平时跟着他外公外婆过。可怜，简少芬叹了一口气，然后在一盏路灯下站住了，她用手指抠着木质电杆说，看来你也是个可怜人。不出所料，顾雅仙隔天就来探问简少芬对章老师的看法，她们就在楼梯下面谈话，为的是避开简少贞警觉的耳朵。简少芬的眼神是躲躲闪闪的，说话也总是绕开正题，这使顾雅仙有点气恼，顾雅仙拍着大腿说，我拿你这样的人真是没办法，你既然不表态就算了吧，就当这我一片热心肠是狗屎，就当我是狗捉老鼠多管闲事吧。

简少芬被顾雅仙激将了一番，终于吐出了实话。简少芬低下头慢吞吞地说，他人挺好，也挺老实的。那不就行了？顾雅仙笑起来，压低了嗓音说，那就选日子再见一次面？不要见了。简少芬的表情倏而变得很痛苦，她说，我已经这样过了大半辈子了，就这样凑合下去吧。不行，你能过下去我还看不下去。顾雅仙激愤地摇着头，她朝楼梯上膘了一眼，少芬，你怎么这样傻？你就甘心一辈子做她的使唤丫头？她愿意受苦不说她了，可她凭什么拽着你一起受这份苦？

你们都误会了。简少芬的眼睛里已经沁出泪影，她扭过身子朝楼梯上迈了一步，仍然是低声地说，我也不光为了我姐姐，主要是我自己害怕，我从小就害怕男人。少芬你错了。顾雅仙又暧昧地笑起来，她说，我还就觉得男人最好弄，男人一点不用怕，男人都觉得女人可怕呢。简少芬往楼梯上跨第二步的时候衣角被顾雅仙抓住了，顾雅仙朝她专注地看了一会儿，说，礼拜天在群众公园再见次面，好不好？简少芬站在楼梯上发怔，一只手下意识地护住被拽的衣角，最后她给顾雅仙丢下至关重要的一句话，那就再见一次面吧。而顾雅仙当时就预感到这回的媒人又做成功了，她很惊喜，尽管她已经无数次地充当过这个角色。梅雨季好像快要过去了，雨水一天天地稀落，阳光则一天天地强硬起来。窗外的蝉声从早晨聒噪到夜晚，使凝滞的空气陡增了一份炎热，也使窗外的人陡增了一份烦闷的心情。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打开临街的楼窗，可以看见香椿树街头已经出现了乘凉的人群和形形色色的卧具。

酱园的楼上闷热无比，从天井的那些旧酱缸里孳生的蚊子穿过残破的窗纱，绕着白炽灯泡混乱地飞旋着，简少芬只好早早地就点燃起蚊香，就在点燃蚊香的一刹那，简少芬鼓起了非凡的勇气，将一个艰难的话题向姐姐和盘托出。简少贞起初没有说话，她的眼睛像细针一样盯紧了妹妹的脸，忽而闪亮，忽而又黯淡下去。她一直在听，等到妹妹终于说不下去了，她拧过身子，对着窗外发出了一声冷笑。这么说是二婚头，你要做他的填房？

他人好，又老实又有文化，我就图这些。

这么个人你也要嫁？他人好。简少芬几乎要哭出来，她啜嚅着说，再说我还没有资格去挑挑拣拣了。你就这么着急要嫁人？

什么叫着急？你说这话就昧了良心了。简少芬突然呜呜地哭起来，她跪在地板上，用手拍打着地板，边哭边说，我40几岁的人了，你还说我着急，你怎么还说我着急？我要着急早就嫁了，何苦陪着你过这种没滋没味的日子？那你就去嫁吧，我不要你陪，我从来没让你陪。简少贞从藤椅上站起来，她的嘴唇哆嗦着，双手径直伸过来抓住简少芬的手臂。现在就去嫁，现在就从简家滚出去吧。简少贞架住妹妹把她朝外面推，她说，现在就滚出去，去跟你的男人过吧。简家姐妹就这样扭在一起，两个人的脸同样地苍白失血，同样地充满绝望和悲怆之色。酱园陈旧开裂的楼板因此颤索不止，板壁上简老板夫妇的遗照砰地坠落在地。简少芬这时候用力推了姐姐一把，看着她跌坐在床上。然后她掠了掠被汗水湿透的短发，走过去捡起了像框，像框玻璃上出现了一道裂缝，简少芬把像框重新挂好，这时候她又哽咽了一声，她说，你这样反而让我铁了心了。

简少贞坐在床上沉重地喘着气，眼睛里也噙满了泪。她从枕边摸出一个药瓶，连续吞咽下3颗药片。简少贞一边干呕着一边开始咒骂顾雅仙。简少贞说，这个搅家精，我让她不得好死。你用不着赶我走，到时候我自己会走的。简少芬又说。她用丝帕蒙住脸走到窗前，看着下面黑黝黝的天井，那棵石榴树在夏季枝繁叶茂，像一把巨大的黑伞罩住了酱缸、草蔓和其他杂物。从酱缸里飞出的萤火虫在天井里萦回低旋，简少芬看见了那道微弱的蓝光在夜色中掠过，一切都应和了她此时此刻凄清的心境。这天已经调离酱园的孙汉周又回到了旧地，他还是那副油头粉面轻轻松松的样子，倚着柜台和女店员们瞎聊了半个上午，惹得她们时而哄笑时而叱骂。孙汉周走的时候把黑包忘在了柜台上，是杭素玉追出去把黑包给他的。粟美仙因此发现了孙与杭重续旧情的蛛丝马迹。她觉得这样的小诡计是根本瞒不过她眼睛的。在杭素玉离柜的短短一分钟内，粟美仙与顾雅仙迅速地交换了狡黠的眼神，她将耳朵贴在临街的窗上尽量偷听，希望能听清一点实质性的内容。在约地方鬼混呢，这个骚货。粟美仙朝顾雅仙眨眼睛。你想捉奸吗？顾雅仙晒笑着说，真要约地方，你怎么听得见呢？肯定是在仓库里。以前我在仓库里发现好多卫生纸，都是用过的脏纸。粟美仙说这句话时表情很暧昧。仓库倒是个偷鸡摸狗的好地方。顾雅仙仍然嘻嘻地笑着，她抬头朝楼板顶棚瞥了一眼说，你要从楼上简家绕到天井里，捉起奸来就更方便了。

我今天倒要试试，我就不信抓不到那骚货的把柄。粟美仙咬牙切齿地说。这天夜里很闷热，简少芬刚洗完澡，正在洗衣服的时候听见了那阵轻轻的敲门声，她以为是顾雅仙又来了，下楼开门一看却是粟美仙。少芬，我有样东西掉在你家天井里了，让我进去拿一下。粟美仙说着就径直走了进来，她的手里捏了只手电筒。简少芬觉得粟美仙的神色很怪，她就跟在后面往夹弄走。通往天井的门开在夹弄里，平时是锁着的。简少芬打开了锁，疑惑地问，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掉天井里呢？粟美仙这时候抿嘴一笑，她压低嗓门说，跟我来，有好戏看了。简少芬还是疑惑不解，她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把我弄糊涂了。粟美仙嘘了一声，示意她不要说话，然后她拉着简少芬的手，蹑足往天井里走。粟美仙很轻易地推开了平日封死的那道门，进入酱园黑漆漆的店堂，小心，千万别出声。粟美仙附在简少芬耳边轻声叮嘱，她拉紧了简少芬的手走到仓库的门前，自己先蹲下来，扒在锁眼上朝仓库里望。简少芬听见了粟美仙喉咙里压抑的笑声，紧接着她的头部也被粟美仙朝锁眼上按。你来看创里面是什么好戏？

起初简少芬只看见仓库里发黄的灯光和一些装满瓶罐的木条箱，当她终于看清楚地上的两个人时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叫。简少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离现场。她跌跌撞撞地奔出酱园的店堂，一路踢翻了地上的几只玻璃瓶子，发出乒乒乓乓的巨响。

少芬，你别走，你是证人呐！粟美仙在后面喊了一声。简少芬满脸躁热，她跑到院子里，听见酱园里已经响起最初的嘈杂声，好像是粟美仙和杭素玉隔着门在互相谩骂，其中还夹

杂着一个男人沙哑的嗓音。简少芬看见姐姐也下了楼，姐姐站在天井里听了一会儿，走过去把通往酱园店堂的大门砰地关上，然后在门上别好了插销。

恶心。简少贞朝地上啐了一口，她说，通奸的和捉奸的都不是好货。第二天粟美仙捉奸成功的消息就在香椿树街不胫而走，到酱园来买东西的妇女特别多，她们在柜台上没有看见杭素玉的人影，有人问顾雅仙，杭素玉呢？顾雅仙含笑答道，休病假啦。粟美仙在柜台里显得神采奕奕，当有人询问捉奸过程时，她便不厌其烦地重复一句话，从锁孔里看见的，楼上简少芬也看见的。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情后来导致了闻名一时的香椿树街凶杀案发生。几天后香椿树街的居民听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街西的老宋用一把菜刀砍死了妻子杭素玉，然后就把血淋淋的菜刀夹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骑车去了城东的煤球店，在那里老宋当着好多人的面砍了孙汉周五刀，最后他把菜刀扔到煤堆上，对旁边惊呆的目击者说，我马上去公安局自首。如果你们谁家的女人也偷汉子，赶快告诉我，我顺便也砍了他们。杭素玉死后顾雅仙去吊了唁，原来粟美仙也跟着去的，但她刚刚走进灵堂就被人推了出去，死者的姐姐跺着脚对她喊，都是你搅出来的事，你还有脸来吊唁？粟美仙脸上很难堪，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后来就挟着一条被面离开了。留下的顾雅仙在灵堂里哭了很久，她掀起死者脸上的白布，发现杭素玉的遗容经过化妆后更显风韵，只是眉宇之间仍然留存着怨恨的神色。

那种事情谁都会沾点边，有什么大不了的？顾雅仙诚恳地对死者亲属说，怪只怪素玉苦命，嫁了这么个禽兽不如的男人。顾雅仙后来又回忆了多年前的往事，她说，当初素玉要嫁老宋时我就劝过她，她没肯听我的话，现在想想真可怜，素玉这条命也送在他手上了。

这个夏天香椿树街的居民在街头纳凉时经常谈起杭素玉之死的话题。他们普遍认为粟美仙是一个间接杀手，当粟美仙下班时总是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而杭素玉娘家的亲戚对粟美仙都是横眉竖目的，他们骂她是个害人精。在对凶杀案进行常规性调查时，酱园楼上的简少芬曾被传到居民委员会质询。简少芬面色惨白，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打颤，她只是一味地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到了秋风初起的九月，简少芬终于和小学校的邬夫章老师结婚了。事情是在相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为简少芬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顾雅仙自然而然成为新娘的女傧相，在喜庆日子里陪伴左右，婚宴上多为章老师的亲戚，他们对婚礼冷淡拘谨的气氛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当新娘后来躲在饭店卫生间长时间哭泣时，并没有人进去劝阻她。第二天顾雅仙在酱园向某些人散发了喜糖。据顾雅仙描述，简少芬那天化了淡妆，穿了红色的呢裙，看上去并不显得太老，只是眼泡因为长久哭泣而浮肿着。顾雅仙又说起章老师的那个上了中学的儿子，她说，那孩子犟头犟脑的，大家都让他喊妈，偏偏他就不肯喊，最后拗不过了，就板着脸喊了声阿姨。楼上的足不出户的简少贞就是这时候走进酱园的，简少贞穿着黑衣黑裤，脑后的发髻上插着一朵白绒花，是一副守丧打扮，她手里抓着一把剪刀悄悄地站在门口，以一种睥睨的目光盯着顾雅仙不停翻动的嘴唇，顾雅仙猛然刹住了话闸，她抬起头吃惊地望着简少贞，那个老女人苍白的扭曲的脸使她感到心悸。搅家精，烂舌头。简少贞扶着柜台慢慢挪过来，她朝顾雅仙挥舞着那把剪刀，我要剪了你的烂舌头。边上的人把顾雅仙推进了里面的仓库，顾雅仙躲在仓库里尖声叫骂，这个神经病的老x，我看她真是发疯了，她妹妹要嫁男人怪我什么事？我是好心，好心真是没好报。围观者都看见了简少贞手里的那把剪刀，但谁也没有想到它就是死去的杭素玉用过的那把剪刀。他们听见简少贞又恶狠狠地嘟囔了几句，然后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蹒跚地走出了酱园的店堂。围观者目睹那个苍老的背影离去，不由得议论纷纷，他们觉得简少贞的神经真的是出了毛病，也许是她老糊涂了，也许是被气出来的。

从此后简少贞几乎天天重复她的古怪乖张的行动，她总是在正午时分悄悄地来到酱园，身上穿戴着黑白两色的丧服，手里抓着那把半新半旧的剪刀。她盯着顾雅仙的两片嘴唇，只要顾雅仙开口说话，简少贞就会嘟嘟囔囔，搅家精，烂舌头，我要剪了你的烂舌头。顾雅仙后来对此习惯了，也就熟视无睹。有时候她对人说，她有神经病，我理她干什么？有时候想

想又很怨恨，说，我真是倒大霉了，好心撮合了一门婚事，十八只蹄膀没有吃过，反而结下了这个倒霉的冤家。简少芬婚后回来过几趟，每次都被姐姐骂出了家门，她带来的水果被姐姐一只一只地扔到大街上。有一次她和章老师一起回来，刚走上楼梯，简少贞就开始往楼梯上砸东西，先是脸盆凳子之类的，后来是垃圾，最后是一只马桶滚了下来，粪水溅了夫妻俩一身。简少芬站在门口哭起来，她抽泣着对章老师说，这下我死心了，我再也不回来了，除非哪天来给她收尸。简少芬没有想到她一谏成真，冬天她重回香椿树街果然是来给姐姐收尸的。说起来及时发现简少贞死讯的还是顾雅仙。冬至那天简少贞没有下楼对顾雅仙履行常规的威胁性行为，简少贞没有来酱园，顾雅仙竟然有点心神不定，她对栗美仙开玩笑说，老东西今天怎么不来？会不会翘辫子了，那样我就省心了。顾雅仙说完朝头顶上的楼板扫了一眼，楼上好像是一片死寂，她看见楼板上糊的旧报纸颜色有些怪，有一块是红色的，椭圆形的，而且它在隐隐地放大，颜色也越变越深。不好了，楼上真的出事了。顾雅仙带一群人闯进陌生的简家，他们在楼梯上就闻到了一股酸酸的血腥味。简少贞作为闻名香椿树街的怪人，她选择的死亡方式也是奇怪的出人意料的。简少贞用无数绣花针扎破了她的动脉血管，她就这样坐在绣花棚架边，坐在一张已被磨出白光的红木椅上等待血液流光，直至安静地死去。

匆匆赶来的简少芬把姐姐冰凉的身体搬到了床上，从她眼睛里已经看不到昔日的泪光。简少芬后来用手绢蘸上水，一遍一遍擦拭衣服上的血迹，顾雅仙也在旁边帮她的忙。顾雅仙猛然听见简少芬说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话，她说，这个神经病的老x，死也不肯好好地死去，死了还要拖累别人。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熟悉，但顾雅仙不相信它出自简少芬之口，顾雅仙不相信短短半年之内，简少芬竟然起了如此惊人的变化。酱园楼上的简氏姐妹其实都是颇有名气的刺绣艺人，现在姐姐简少贞已经故世了，妹妹简少芬仍然活着。简少贞的最后一幅绣品没有完成，而且当时就已经被损坏。那是绣品中比较罕见的人像，绣的是一个女人脸部，模样酷似楼下酱园的店主任顾雅仙。被损坏的部位主要在女人的两片粉红色的嘴唇上，据简少芬回忆，她最初见到那幅人像绣品时，有一把剪刀插在女人的嘴上，丝绢上因此出现了一个无可挽回的伤口。